

混乱之神

[长篇小说] 吕铮

除了证据 不要相信自己 更不要相信别人

吕铮◎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FENGHONG



混乱之神

[长篇小说] 吕铮

除了证据 不要相信自己 更不要相信别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乱之神/吕铮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14-05991-8

I.混… II.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2450号

- 书 名 混乱之神
著 者 吕 铮
责任编辑 蒋卫国
文字编辑 牧 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991-8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题 记

我害怕直视别人的瞳孔，仿佛那样他们便能看透我的内心，我不想别人看透我的内心，知道我的恐惧，但我却必须这么做，因为我要通过直视他们的眼睛，从那里获得我想要的东西。有时，我们就这样对抗着，让彼此魂不守舍、筋疲力尽，直到这种对抗变为一种麻木、一种形式，才能收场。

有的人生下来必然幸福，因为他们的欲望少，要求不高，而有的人生下来却必定痛苦，因为他们想要的太多，再努力的成果也无法填满他们的欲望。有的人生下来必是异类，因为他们不同于大多数人那样思考。

没有人理解我在想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他们的所想。他们认为清晨是太阳升起的时间，而我却认为清晨该在零点过后，为什么日夜的交替要根据天色的黑白，而不是时间呢？我不懂，也没有人会告诉我为什么，所以我更加固执，固执地认为清晨该是在凌晨之后的黑暗中。难道儿时所学的那些黑白对错可以模棱两可？我坚信，不会是这样……

题 记

第一章 警察打人 001

Chapter 1

那些所谓的神探、精英，往往都是影视剧加工之后的产物，就算有这样的人，在警察圈里也和别的行业一样，是相对少见的。

第二章 你疯了 011

Chapter 2

领导有领导的难处，别看整天坐在屋里听汇报，但他得为他的每次决策负责啊。

第三章 我没疯 023

Chapter 3

谁都没想到赵顺能回来，确切地说是在没人请赵顺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能回来。

第四章 搅局 034

Chapter 4

小吕怎么也不能相信，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目光冷漠的家伙，是他心目中曾经的经侦神探，也许传说只是传说吧。

第五章 依法办案 046

Chapter 5

万物相生相克，没有绝对的主次强弱，也没有既定的顺序规则，许多关系和手段只要运用得当、到位，就能达到老鼠吃大象、小兵杀大将的结果。

第六章 强制入院 062

Chapter 6

尖细的针头深深刺入血管之中，透明的液体缓慢减少，原本狂躁愤怒的身体开始无力、虚弱，最后安静。

第七章 演员们 070

Chapter 7

当炽热的双唇游移在耳垂和脖颈时，那逐渐变得迫不及待的渴求和贪婪的欲望，在瞬间迸发。

第八章 管状思维的坚守 080

Chapter 8

寒冷和饥饿在侵蚀着他疲惫不堪的身体，难闻的味道让赵顺几乎忍不住呕吐。

第九章 幻视听的真实 088

Chapter 9

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被一个同行，他明知那个人是疯子，却依然看着自己被骗。

第十章 我是警察，不是疯子 102

Chapter 10

赵顺真的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但他知道，必须要相信自己。因为他确定，自己不是个疯子。

第十一章 我该相信你的单纯 113

Chapter 11

两个机会只有重合，才有逃离的可能。虽然这种重合的几率并不大，但赵顺必须以此为赌注。

第十二章 飞越精神病院 119

Chapter 12

那是他熟悉的世界，他要一头扎进去，虽然行色匆匆的路人都如此陌生，那背影是如此跌跌撞撞。

第十三章 斗法 126

Chapter 13

江浩觉得很别扭，很黑色幽默，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呢？抽调精干警力，抓捕昔日的同事？江浩暗自摇头。

第十四章 我是疯子，不是警察 131

Chapter 14

任毅冷冷地看着赵顺，没有回答。他知道赵顺的性格，软硬不吃、水火不进。

第十五章 全盘皆输 143

Chapter 15

一个人在有欲望的时候，是睡不着觉的。欲望并不是贬义词，该是个中性词，除了石头，谁能没有欲望？

第十六章 我该相信你的城府 155
Chapter 16

人们在这个时代，善于忘记，在极端丰富的信息面前，大脑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除旧迎新。

第十七章 暴雨无声 167
Chapter 17

他感到眩晕、感到窒息，水面突然没过他的头顶，世界顿时黑暗，没有一丝光亮。

第十八章 崩溃 175
Chapter 18

“别对妹子动真情，别为口号去献身，见到领导要服小，遇事先把水搅浑……”另一个病房也传出了叫喊声，武疯子被吵醒了。

第十九章 你死我活 183
Chapter 19

一股强大的力量再次扼住他的喉咙，他努力挣扎，拼命地踢打对方的身体，都无济于事。

第二十章 最后的砝码 192
Chapter 20

做警察，就一定要正，一定要有原则，不光有自己的原则，还要有大原则，要做到问心无愧，才能经受得住考验。

第二十一章 导演们 198
Chapter 21

那个满脸都写着精明的最低层次精明人，原来有着更深层次的伪装。人，太可怕了。

第二十二章 当代华子良 201
Chapter 22

赵顺挣扎着，散落的花瓣变成了一片片鲜血，那鲜血染红了整个地面，染红了他的双脚。

尾 声 204

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位置已经锁定，抓捕警力安排就绪，按说，成功就近在咫尺。

破案抓人对于警察来讲，其实只是日常工作而已，就像演员作秀、医生看病、小偷窃物一样，再普通不过。那些所谓的神探、精英，往往都是影视剧加工之后的产物，就算有这样的人，在警察圈里也和别的行业一样，是相对少见的。警察也是平常人，脱了制服回家就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努力是建立在目的基础上的，仕途、富有或者精神上的被别人认可，总之是有所求。没所求但仍十分努力的人也有，但会被大多数人冠以一种称号：能耐梗。

罗洋带着刘权和赵顺信步走进了这栋位于金融商圈中心位置的大厦，蓝黑色的警服十分显眼，引起一片注目。其实搞经侦的一般抓捕都不穿制服，着便装既能在侦查中便于隐蔽，又能在抓捕时给犯罪嫌疑人留有面子。

但今天他们这么来是另有目的，这是个已经被媒体炒作了几年的案子，从立案侦查的那一天起，传唤了谁、涉及什么公司，甚至问了什么，都毫无秘密可言。当然，侦查员们是会对媒体守口如瓶的，而且在每次询问完涉案人之后，都会强调要保守涉案秘密，但这个世界是没有秘密可言的，除非那个所谓的秘密只有你自己关注。

今天要抓捕的人，就是这栋大厦的拥有者，本市的商界奇人刘总。刘总多年商海沉浮浸淫，出手不拘一格，十年间由一个打工仔变成了资产上亿的董事会主席，公安局调查他，自然是本市的重要新闻之一。罗洋等人早给他上了边控，离开本市自然是不可能的，刘总也因此多次向经侦总队进行抗议，认为这侵犯了他的合法权利，强烈要求公安局恢复他的自由和名誉。而经侦总队则在依法答复的情况下，继续加紧侦查，今天，就是进一步剥夺他自由的日子，另一方面，也自然是解决他连续上访问题的时间。

当前台小姐上前询问的时候，罗洋等人已经走了过去，小姐追上阻拦。罗洋一把推开董事长的办公室门。刘总正端坐在大班台后，漠然地看着这些闯进来的不速之客。

“刘总，我们是省厅经侦总队的。请您协助我们回去调查。”罗洋亮出工作证说。

刘总站了起来，他中年发福，个子不高，属于那种典型的苹果身材。他眼神里毫无惊异和恐惧，有的只是一种深深的冷漠。“协助你们调查？我犯了什么法？”刘总说。

“刘总，他们……他们是自己闯进来的。”前台小姐追了进来，刘总摆手，示意无事。

“有什么急事明天再说吧，我还要去开个会。”刘总将手中的烟蒂果断地捻灭，站起来便往外走。

后面的刘权一把将他拦住。“刘总，再重复一遍，我们是省厅经侦总队的，今天来是找你有事，说好听是协助我们调查，说白了是对你依法

传唤。”刘权严肃地说。

刘总愣了一下，微微一笑。“经侦总队，我听你们局长说过，总队长不是老蒋吗？我先开完会，之后去你们那。”刘总不屑地回答。

罗洋笑了。“呵呵，刘总，我们知道您神通广大，但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回去，这是传唤证，回去我们总队长自会见你。”罗洋一语双关。

“什么传唤证，我看不懂，你们闪开，我今天有重要的会议，这是本市招商引资的大事，耽误了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刘总表情突变，脸色阴沉，说着继续往外闯。他心里是有底的，他自然不是去开什么重要会议，而是要立即见到他的律师，联系那些救命的关系。罗洋等人的到来，比刘总预料到的早很多，所以那些破解之法大都还未实施，亡羊补牢，是必须在大限来临前做完的，这点，刘总不够专业。而罗洋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凭着数月来加班加点获得的证据，他们有信心在12小时之内拿下刘总的口供，到那个时候，就算再大的关系过来，也翻不了刘总印在笔录上的指印。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这点搞经侦的都明白，对于上层建筑和有经济基础的刘总们，警察太渺小。但警察是执法的工具，法律的规定和程序都是白纸黑字，不容许商榷和探讨，所以只要法律能占得先机，就算刘总们的经济基础再雄厚，也无济于事。

“刘总，那就直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为了你涉嫌操纵股市的问题来的，你必须现在接受我们的调查。”罗洋收起笑容。

“调查，你们这帮警察整天干点人事儿不？”刘总一下火了，脸憋得通红。“操纵股市，笑话，你们懂什么叫股市？我们公司是本市的创利大户，每年给国家上缴了多少利润，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你们这帮警察的饭碗，还不是我们纳税人兜里钱凑的啊！调查我？叫你们局长来！”刘总恢复本性，斯文全无。

“刘海辉！你别太过分！”罗洋正色，上前抓住了刘总的胳膊。“在你公司里，别让自己没面子。”罗洋低声说。

“你给我放开！”刘总一把甩开罗洋的手。“保安，保安！”刘总话音未落，门口的几个保安呼啦一下冲了过来。

“我看你们谁敢抗拒执法，谁来我拘谁！反了，你们！”刘权一下横在了保安面前，凝眉瞪目，几个保安被震慑在了原地。

“嘿，都干嘛呢！我花钱养你们是当摆设的，把他们给我拽开，要不开除你们！”刘总一把推开了罗洋，快步向外走去。保安一听，也不顾刘权了，推搡着把刘总往外拽。

这时，赵顺拦在了刘总面前。

“滚开！”刘总狠狠推了赵顺一把，弄得他一个趔趄。

赵顺半低着头，又挡在了刘总面前。“你……你……给我站住。”

“让你滚开，好狗不挡道。”刘总歇斯底里。

“你再说一遍，谁是狗？”赵顺语气低沉，冷眼相视。

“谁是狗自己知道，让你滚开！”刘总满脸挑衅。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试试！”赵顺声音依然不高。

“我说十遍也行，你是狗，你们警察都是狗！”刘总根本没有直视赵顺。当然，他也根本没有看到赵顺的动作。

烟缸具体是从哪儿抄起来的，慌乱的人们谁都没有注意过，而烟缸从完整到粉碎的过程，人们却看得一清二楚。具体来讲，烟缸是完整地在赵顺手中，呈下落状态，之后粉碎在刘总面部的，过程十分迅速，好似流星滑落，而结果却十分沉重，似是彗星撞击地球。在场的警察、保安以及围观的公司职员都惊呆了，嘈杂喧哗的气氛一下归为平静，像是倾盆暴雨后突然的天晴，时间仿佛静止，只有全身颤抖、右手流血的赵顺和应声倒地、一脸混乱的刘总在视线焦点上。

“罗洋！你们干的好事！”江队用力拍响了桌子。“一个简简单单的抓

捕，让你们搞成这样，啊！你说说，这影响有多坏！现在……啊！现在犯罪嫌疑人躺在人民医院里，成堆的记者在那采访，他的家属和公司人员就静坐在咱们总队门口，咱们辛辛苦苦树立的警察形象毁于一旦！咱们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案子怎么收场？你说，这事怎么办！”

江队原名江浩，是罗洋所属大队的大队长，40多岁，身材威武，满面红光，一看就是注意保养的人。江队克制了一下再次想拍桌子的手，抽出一支烟，罗洋赶忙上去用火机点燃。

“江队，这事全怨我，作为探长，我承担全部责任，要处分处分我，是我……”罗洋低声说。

“得得得，别这儿推功揽过，现在不是时候。”江浩打断了罗洋。“我告诉你，说句不该说的，案子破不破，是现在破，还是过些日子破，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但因为办案而动手打人，还造成严重后果，就不是办案不得力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几个月后就是副大队长竞聘，你干探长已经四年了，因为这个事耽误了，你觉得值吗？啊！”江队推心置腹，一脸凝重。

“江队，我……”罗洋也一脸沮丧。“哎！我就不该带着丫赵顺去！”罗洋说着也抽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两口。“江队，你说这事……这事怎么办啊？”罗洋叹了口气。

“怎么办？冻豆腐，没法办。现在赵顺已经被关了禁闭，市局督察处一会儿就过来，事到如今，你呀，也别遮着盖着，净往自己身上揽事儿，我看呀，这谁的责任谁负，当时怎么回事，赵顺怎么动的手，一五一十你该怎么说便怎么说，别缩小也别夸大，懂吗？”江浩漠然地看着罗洋。

罗洋看着江浩的眼睛，默默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队长室的门突然打开，刘权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江……江队，出……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慌慌张张的！”江队看着他来气。

刘权上气不接下气，说道：“赵……赵顺，在禁闭室里发了疯似的撞墙，劝……也劝不住！”

“我操！丫有病啊！”罗洋气得直摇头，随着刘权跑出门外。

在督察处来人的时候，赵顺已经被同事反绑在禁闭室里了，头上缠满了纱布。

两位督察吓了一跳，一时没搞清是警察打了人，还是被打了。赵顺坐在对面全身颤抖，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督察问。

赵顺头也不抬，身体蜷缩在一起，颤抖得越发厉害。

“赵顺同志，我们是市局督察处的，今天就你殴打犯罪嫌疑人刘海辉的问题进行调查，请你配合。”另一位督察说。

赵顺仍然不理，身体由颤抖几乎变为抽搐了，看着让人发冷，嘴里仍在念着什么。

“喂，你说什么呢？啊？”督察问。

“江队，他这是？”另一个督察转头问江浩。

江浩表情凝重，在神情慌乱的罗洋和刘权中间，一看便是主事儿的领导。江浩从刚才第一眼看到赵顺这样，心里就有了底，现在是他发挥的时候了。

“哎，你们有所不知，我们单位的这位赵顺同志啊，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从警二十多年，从没犯过什么错误，前几年还破获过几个大案，立过二等功。今天这事儿啊，怎么说呢，责任完全在我，是我用兵不力啊。”江浩深深叹了一口气。

两位督察面面相觑，一头雾水。

江浩抽出一支烟，罗洋上前点燃。“嗯，赵顺同志的事儿啊，我们也

是今天通过他家人才知道的，赵顺从今年开始，就一直往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跑。据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强迫和焦虑症状，但他为了工作，却一直没有跟我们说，这些情况我们也一点都没掌握。哎，是我领导不力啊，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啊？您是说，赵顺他有病？”一位督察说。

“是，他有病，还病得不轻。”江浩点了点头。

“嗯，那我们明白了。”督察的表情舒展开了一些。“那他这头上的伤？”

“是他自己撞的，我们拦也拦不住，为了避免他继续自残，才把他捆上的。”罗洋赶紧补充。

“哎，这事儿闹的……”督察摇了摇头。“说咱们警察压力大吧，谁都不理解，这不就明摆着的事实吗？有病，嗯……这病来的也算是时候。”督察话里有话。“江队，既然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就不便再对赵顺进行询问了，但您也得辛辛苦苦，帮我取几个材料。”

江浩说：“没问题，需要什么材料您说。”

督察说：“嗯。第一，你们得让人民医院出个诊断，证明赵顺确实存在精神问题；第二，他前一段时间自己到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病历你们得帮我调取；第三，帮我们联系一下赵顺的家人，我们得就这个情况做个笔录。”

江浩应声回答：“没问题，我马上派人去办。罗洋，听见了吧，这活儿交给你们组了。”

“放心吧，江队。”罗洋说。

督察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赵顺，一语双关。“都不容易啊，为了个案子……”

赵顺默默地抬起头，似乎恢复了常态，但颤抖依然没有停止。督察冷冷地与赵顺对视，似乎想从那双木然的眼睛中找到些什么。

赵顺又开始念念有词。大家听了半天才听懂，他一直重复的是“警察不是狗……”

警察不是狗，这是当然。警察是人，是拿着国家俸禄的国家工具，是维护法律、站在执法一线最辛苦的一群人。老百姓需要警察的存在，社会需要警察的存在，就连那些做过违法犯罪事情的人们，包括刘总，也需要警察的存在。但人们还是会骂警察，尽管他们明知警察的辛苦和不易，明知警察执法是职责所在。但人们需要发泄，发泄对现状的不满，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甚至发泄因为夫妻吵架、孩子成绩下降、公司裁员、出门踩到狗屎的不满，警察是最好的出气筒，因为警察站在执法的一线，直接跟人们打交道，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最复杂。骂单位领导不行，骂多了领导让你下岗；骂身边朋友不行，骂急了借着酒劲一个大嘴巴；骂老婆孩子不行，骂不好老婆给你戴绿帽子，孩子离家出走。但骂警察不犯法，骂警察有时还被美其名曰监督执法，社会上，有一帮这样的人。

所以理所当然，警察，便成了人们最需要，也最不理解的职业之一。人们办事的时候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当警察的朋友，而在事情办成了以后又会大骂这个不托人办不成事的世道。人们在危急到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打“110”，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却会对身边的警察指指点点。没骂过警察的人，大都是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的人，骂过警察的人，其实才是最需要警察的人。这样也好，能从事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职业，也算是对从业者身心的一种磨练吧。当警察的人，大都不是凡人，这么说既不是美化也不是诋毁，而是说，他们没有当一个普通人过消闲日子的机会。他们大都用整日的加班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坚强和价值，用淡漠的表情来证明自己的沉着和饱经沧桑，他们要努着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去帮助身边的朋友办事，最后只落个路子广的假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了那些事他们早晚要自己去还情，但他们必须去办，必须去管，因为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

是警察，是无事不能的警察，他们需要别人的敬慕和依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其实，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脆弱，一样需要休息和放松。而他们不能，他们必须放弃那些已被压缩到可怜的休假去加班加点，他们要让自己忙起来，去适应这个庞大集体的高速运转，这是一种文化，一种非常人能理解的文化。拼命地工作，有时并不是为了提取加薪，而仅仅是为了和其他同行一样，要表现得更加忘我，以融入这个组织。无私奉献、无悔无求，警察就是被这些词语捧上天的，高处不胜寒，警察的职业性被大多数人忽略。有人说，这是警察的基本素养。

赵顺从那天起，便开始了连续七天的禁闭生活。他蜷缩在那间不足八平米的禁闭室里，昔日的同事成了他的看守。他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很少说话，也不再念念有词。单位拒绝了他家人的探视，原因很简单，他打人的事情还未解决。罗洋曾试图和他沟通，但未果，赵顺胳膊上深深的勒痕告诉罗洋，他的同事对赵顺下手不轻。

江浩给罗洋布置的三项任务很快便完成了。赵顺打人的事不小，全市轰动，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疯癫警察殴打嫌疑人”“警察野蛮执法，公民权如何保障？”，正义人士和社会名流也开始发飙，互联网上谈论得如火如荼，相关的帖子也纷纷占据了论坛的顶端。这都是刘总“战友们”的功劳。而惟一令省厅领导庆幸的是，赵顺有病。

试想如果赵顺没病，是个正常的、健全的、能良好思考、控制自己行为的警察，那这次事件的后果将会更加严重，人们对警察这个职业的质疑和反面情绪，也会前所未有地爆发。如果那样，赵顺不但会脱了这身衣服，甚至会承担刑事责任，后果不堪设想。主管领导们也无法免责，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无法收拾。但是，赵顺有病，而且在得病的时候没有向领导说明，同时他是为了能坚守岗位而隐瞒病情，也充分

证明了他的责任心。所以，因为有病，所以才峰回路转。

罗洋取证的过程，江浩是不会过问的，总之，人民医院给出了赵顺病情的证明，神经内科拿出了赵顺曾经看病的病历，赵顺家人也证明了赵顺的病情。督察处向省厅领导汇报的时候，客观公正地摆证据、举事实，阐述了他们的建议。而在省厅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厅新闻发言人也将这些情况公诸众人，无论人们是否质疑，但这个结果摆在那里，人们大都也是接受了。其实除了那些试图兴风作浪的少数“正义人士”和社会名流之外，老百姓就只是来看热闹的。

在江浩陪同单位一把手宴请督察处的工作餐上，江浩拍着胸脯说了一句话：“赵顺，真的是有病。”